

聊斋闲品

晒月亮

□衣水

没有人知道他自己和月亮的关系,我也不知道。在我多年的孤独里,一轮月亮,或圆或方,或阴或晴,它都一直照亮我的夜晚。只有一轮月亮和我,才是不离不弃的,才是生老病死的。一轮月亮,或是古典,或是先锋,它都是治疗我失眠的一片特效阿司匹林。

一轮月亮从小就跟定了我们,我们一起趟过几条大河,翻过几座大山。在越来越远离竹子屯的路上,当我多次回头,我都看到它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走一段路,它就走一段路;我停下来,它也停下来;我歇息的时候,它陪我一起歇息。一路上,我说给它很多故事,念给它很多诗,它都一一记录在它的亮堂的心里。

而在我的梦境,一轮月亮永远固定在天空之上。它俯瞰着我的大地,而不会走下来。它仿佛就是我用蜡笔画在童年的草纸上的那个月亮。我不断地想起它,它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有一天,我终于明白它的意图,它是要走出毫无生机的天空和草纸,它是要来到我的生活里,和我的另外一个月亮合二为一。

还有一轮月亮在我家前院的水井里,每当我出远门,我都要从井里取出来一瓶水带走。我知道,我的一个朋友就隐藏在这瓶水里。当我在异乡想念它,就把它取出来,和故乡那些年的月亮亲密对话。这时候我会感觉到,我还在我遥远的乡下。

我抬头望一望天空,一轮月亮依然生动地向我微笑。这些年过去了,无论我在人迹渺茫的路上,还是尘埃密布的Z城,它都像我的一条尾巴一样,一直在我的身后跟着。任何人都不能破坏我们的感情,我总是很自信地告诉自己。一轮月亮,将是我一生的伴侣。在我行走的孤独里,它把我讲给它的故事又讲给我听;在我唉声叹气的阴云中,它把我念给它的诗又念给我听。

我终于相信,这是一轮我童年的月亮,它在和我一起长大。然而我的孤独也跟着长大,它就像那树的影子,不断地长大而沉沉地覆盖在我的心底。月亮长大了,在广袤无垠的世界里,就更加耀眼和风华婆娑。而我长大了,世界的空间就小了,我那与生俱来的寂寥就无处安放。我宁愿一直是个孩子,让那寂寥只是一个还没开始成长的小芽。

一轮月亮,我亲爱的月亮,她一直在我的头顶上。它把思念倾洒给我,把问候捎来给我,也把没头没脑的孤独一点一点地浸透进我的心里。一轮与我举案齐眉的月亮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了。它把我的一切转个身就告诉了母亲。

我和一轮月亮,已经融为一体。我哈哈大笑,她眉飞色舞;我一蹦一跳,她跟着舞蹈。我要是痛哭流涕了,她就咬痛我的耳根。如果我被击倒,她会俯下身子,并把这个消息通知我的故乡。我和它几乎是天生的一对,天生的冤家。

啊,月亮,我亲爱的月亮。我有些生气,我不想理你了。你不能把我的挫折告诉母亲,这些苦涩的烈酒我只能自己喝,你知道吗。你要让母亲安心,要让我安心,就不要和我捣乱了,好吗?哦,乖乖的月亮,你已经答应了啊!

现在,一轮月亮栖息在我的身体里,也栖息在我的心灵和岁月里。

人生讲义

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的悲伤

□邱贵平

我认识一位漂亮的女编辑,有着一一个幸福的家庭,38岁的时候,祸从天降,丈夫忽然染沉疴,一病就是8年。8年后,丈夫去世了,她没有流一滴眼泪。丈夫死后第三天,已经有些人老珠黄的她就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施了脂粉的脸上甚至露出灿烂的笑容。这太悖伦理和常理了,一时间流言四起蜚语乱飞,中心大意无非是:“这个女人太没有良心,丈夫尸骨未寒,她就浪起来了,还不是想勾引男人,真不要脸!”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她转身对着一群说三道四的人说道:“我就是不要脸,我就是勾引男人了,关你们什么事?”虽然是忍无可忍,语气和表情却是那样的平和与平静,以致那些人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谣言戛然而止蜚语纷纷落地。她是个爱打扮的女人,在那8年里头,她却抑制自己爱美的欲望。不是

怕别人说闲话,而是怕丈夫有想法——病人的心总是多疑脆弱的。无论在丈夫还是别人面前,她脸上始终都保持着微笑,她不想让丈夫和别人看见她的悲伤。不让丈夫看见她的悲伤,是为了安慰他;不让别人尤其那些热衷幸灾乐祸的人看见她的悲伤,是为了尊严。丈夫一死,她就浓妆艳抹,并非勾引男人,而是不想让别人看见她的悲伤。

我问她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看见她的悲伤,她说:“苦难,只有战胜它才是财富,否则就是屈辱。悲伤也是这样,你老是把悲伤挂在脸上,可能会获得一时的同情和怜悯,但于事无补,时间一长,同情和怜悯就会变成鄙薄和歧视。对我而言,让别人看见自己的悲伤,不仅是一种屈辱,也是脆弱和不成熟的表现;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悲伤,则是一种修

养和魅力。”凭着这种修养和魅力,两年后,她找到新的爱人,重新开始了她的幸福生活。

她话引起我的强烈共鸣。1998年至2003年这5年间,是我有生以来最为苦难的5年:养父、生父相继病逝,夫妻双双下岗、患病,我俩的病好不容易治愈,儿子又患病,而且得手术治疗,前后三年进行了三次才获得成功。儿子第二次手术失败后,我几乎崩溃,躲在卫生间号啕大哭独自悲伤,然而,仅仅过了一夜,我就冷静下来:自己的痛苦永远只能被痛苦的自己拯救,痛苦一旦上升到情怀,便可化悲痛为力量,化腐朽为神奇。

不把悲伤挂在脸上,不把苦难挂在嘴上,在苦难面前保持一份矜持和高贵,永远做生活的强者,那就没有抹不去的悲伤和战胜不了的苦难。

万家灯火

爸爸,听话!

□倪雪萍

清晨,母亲打来电话时,我的心一哆嗦。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没事的,没事的,爸爸一定没什么大碍。

我急急地赶到家,六神无主的母亲如同抓了裸救命草。她向我哭诉着父亲发病的情形和拒绝就医的事。

我和母亲费了好大劲,才把嗜睡的父亲叫醒。他看见我只说了句“回来了”,然后就愣愣地坐在那里,眼神呆滞无光,这和以前絮絮叨叨问长问短的他截然不同,我的心不由得揪紧。我劝他跟我去县城检查一下。他

一直摇头,说:“不去,不去,我只是想睡觉而已,能有什么病。”百劝不听,百说无效。我急了,脱口道:“爸爸,听话!”说完,我愣住。这话是如此熟悉,如此自然、顺口,仿佛几百年前就储存在脑子里一般。我在记忆里飞速地搜索着,这似曾相识的话,何时听过?

父亲也怔了一下,他用无神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然后缓缓地低下头,像个孩子似的说:“好。”我脑子里突然一闪,儿时的情景呈现眼前。那时,每当我调皮不听话时,父亲从不打我、骂我,只是厉声对我说:“孩子,听话!”这四个字铿锵有力,震得我半天不敢动。如今,时过境迁,说话者竟颠倒了位置。父亲竟不觉间老了,真的老了,老成了孩子。我心里酸酸的。

我攥着父亲的手,拽着他往外走。我怕稍一停歇他又改变了主意。长大后,第一次这么亲昵地靠近父亲,竟有些生疏,而且竟在这种情况下。抬眼细看父亲,我流泪了。这是父亲吗?那曾经俊朗的脸上,已密密麻麻地镌刻着岁月深深的痕迹,两腮浮肿得变了形。满头的乌发也掉得只剩下顶部,且稀稀疏疏,

无精打采般东倒西歪。曾像山般横亘在我心中的背,也兀自弯了,驼了。那背上曾留下多少温暖的回忆啊!

医院里,我陪着父亲做完各项检查后,医生的一席话让我心惊:脑出血,多处梗塞、萎缩,幸亏来得及时。病情的严重让我茫然失措,我不能相信一向强健的父亲怎么会得这种病,没有任何预兆。

药味弥漫的病房里,他若痴若呆的模样揪得我肝肠寸断。吊水时,他像孩子似的喊疼,趁我们不注意,他把注射管关住。妈妈开,他关。如此往复,气得母亲没法,把希望投给我。我再次攥着那枯柴般的手,竭尽平静地说:“爸,听话!”没想到他眼里的光柔和了,挣扎的手安静了,乖乖地躺在那里,如婴儿般。

我跑出病房,任泪水肆虐。爸爸啊,在过去风风雨雨的岁月中,是您牵着女儿的手,您用最无私的爱温暖着我脚下的每一寸路。这份情无以报答,如果有来生,请做我的孩子吧!我会像您疼我一样疼您。风来了,雨下了,不用害怕,我会做您的肩,做您的背,让您依靠,就像小时候您背我走进风雨,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孩子,听话!”



教育 基本规格:2.8x4cm 刊登时间:每周二、三、四、五 广告热线:63396000 67655128 24小时广告热线 63399000

达洋行留学 美国留学专场报告会 时间:7月18日上午9:00 地点:农业路经七路交叉口中州国际饭店三层第五会议室

大连报关学校 培养报关、报检、物流、货代人才的摇篮 大连报关学校是经市教育部门批准的唯一一所培养报关人才的学历教育学校

印度IT留学 实现高薪就业 7月19日上午9:30 在洛阳迎宾馆召开 (人民西路6号王城广场南)

北京雅思 郑州分校 选择北雅 考雅无忧 暑期课程 7月20日 雅思双月直达班